



我們走上了 社会主义的路



3439



遼寧人民出版社

我們走上了 社会主义的路

遼寧省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年 沈陽

我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路

遼寧省中蘇友好協會籌備委員會編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軍營街23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

沈陽市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527·787×1 92輕版·1頁印張·28,000字

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81 定價：（5）一角六分

編 者 的 話

这本小冊子，介紹了苏联的幾個集体農莊的高度生產水平、集体農莊莊員的幸福生活，和怎樣克服各种困难，办好集体農莊的經驗。这些，都生動地說明了，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是我們農民永遠擺脫貧困，達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我國農民，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沿着農業合作化的道路勝利前進着。我們應該很好的學習苏联農民的經驗，滿懷信心的，努力生產，把社办好，使得我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更富裕起來。

定价 一角六分

目 錄

我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路	1
“斯大林”集体農莊的成長	21
金銀溝	33
“五一”集体農莊	44

我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路

——一個集體農莊主席的自述——

过去的苦日子

我名叫葉哥洛夫，今年（一九四七年——編者注。）五十多了。我過的這一輩子，正趕上我們祖國變化最大的年代。日子變化得真大啊！我們的今天跟昨天大不一樣，明天又跟今天大不一樣。

我們納斯達辛諾村的樣子變化得簡直認不出來了。

我們這個村子在莫斯科附近的德米特洛夫區，歷史很長了，據說，有四、五百年的歷史。但是四、五百年來什麼也沒有變，只是這兒的主人換了好幾次。古時候，這兒是一個王公大人的領地，後來贈給了寺院，最後才變成了沙皇的國有土地。

一直到十月革命前，村裏的農民還是和幾百年前一樣，什麼也沒有變：耕地還是老傢伙——木犁；住的是茅草房，沒有煙囪，連灶也不齊全；穿的是粗麻布，衣服上補滿補丁；腳上穿的是麻繩鞋。

从前，農民要向沙皇、貴族交很重的稅；要給他們

服務，比如給他們看守道路和守夜；還要服兵役，為沙皇和貴族老爺們去賣命。那時候，人們只關心自己，只關心怎樣可以少交一點苛捐雜稅。許多農戶就是這樣被折磨得家破人亡。從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九八年，我們村裏的人丁減少了六十七口。

收成永遠是很低的。據老年人說：在一八九八年，平均每戶農民種七斗六升（俄斗）多裸麥，差不多合一百二十二公斤。在最好的年成，每畝（俄畝，合我國十六畝多——編者注。）收成也不過一千斤。在一九一七年，我們德米特洛夫區每個農戶平均有〇·四公頃（合我國六畝）冬裸麥，〇·三公頃（四畝半）燕麥，〇·〇七公頃（一畝多）馬鈴薯，〇·〇八公頃（一畝多）草地。但是，由於地主、富農的剝削，債務的逼迫，農民雖然一年忙到頭，真正得到的收成卻沒有多少。而且在那時候，農民們是靠天吃飯的，因此他們不但是地主、富農的奴隸，而且還是自己土地的奴隸。

納斯達辛諾村的人一個個都是勤勞的，能幹的，他們的手幹起活來很靈巧，但是在分散的小塊土地上却顯不出自己的本事來，打的那一點糧食，甚至連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也拖不住了。有些人在村裏呆不下去，只好離鄉背井到外面去尋找一塊面包。但是到處都是一樣，那兒也找不到出路。記得，有十幾個十一、二歲的小傢伙，跑到附近的手工業工廠當學徒，在那兒一天得做十二點鐘到十四點鐘的工，受盡了資本家的虐待。

人們活不下去了，工人弟兄起來領導了推翻舊制度的革命鬥爭。我們農民也起來了。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列寧和斯大林，領導我們推翻了地主、資本家，使我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

從此以後，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就開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路。

組織起來，由窮變富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從國家手裏領得了一百公頃（一千五百市畝）土地。我們在蘇維埃政權的頭十來年中，還沒有組織集體農莊，可是我們的生活已經跟過去不同了。政府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我們開始用一些簡單的新式農具來種莊稼，同時大家也慢慢懂得講究耕作技術了。

一九二七年，我們幾個年輕人在一塊兒學習政治常識，也學習一些新的農業知識；學到一點，各人就在自己的那塊地上試驗一下。後來，大家商量，與其你搞一塊，我搞一塊，不如集體來搞一塊。我們分出了一公頃半土地，按照我們學到的農業技術來耕種，先開始種蔬菜，結果我們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們種的洋白菜、黃瓜和甜菜，長得又好又多。全村的人都羨慕我們。

這件事使我們開了竅，使我們懂得了組織起來比單幹強，於是我們又一齊來種穀物。這時，我們的小組增加到了二十二戶，在共產黨的幫助下，變成了一個集

體農莊。許多單幹戶看見我們湊在一起搞集體生產，向我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你們大伙一齊幹，會不會齊心呢？”“你們怎樣評工計分呢？”“大伙是不是都關心公家的事呢？”

但是，我們的集體農莊一天天地發展，我們收的裸麥、馬鈴薯、蔬菜比單幹戶多得多。這是最有說服力的事實。單幹戶看見集體化確確實實是比他們強得多，思想就慢慢地打通了；於是從一九三一年起，全村都加入了集體農莊。

我們的農莊很快就變成一個先進的農莊。一九三二年，我們的地裏每公頃收十五公担（一公担合二百市斤）穀物，兩年以後，一九三四年，我們每公頃就收到二十五公担穀物了。我們的公共經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糧食丰收了，農民的收入增加了，我們的生活就富裕起來了。

一九四一年，德國法西斯強盜開始侵略我國。祖國遇到了大災難。這個災難也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災難。在這個時候，我們農莊拿出了全付力量來支援國家。我們村裏有一百四十個男女莊員上前綫，許多優秀的工作人員都抽走了。農莊只剩下老头、婦女和小孩。但是我們仍然照樣生產，保證了給紅軍供應糧食的任務。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們村子被德國強盜佔領了，敵人把我們的村莊破壞得一塌糊塗。但蘇聯紅軍不久就

解放了我們的村子。我們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很快地就把農莊重新建設起來。在戰後的四年當中，我們農莊交給了國家一百零八噸（一噸合兩千市斤）糧食，九百六十一噸馬鈴薯，四百七十噸蔬菜，幾萬公升牛奶和許多肉類。我們的莊員們都知道：假如沒有集體農莊制度，我們是不可能經得住這樣的大戰爭的，不但經不住這樣的戰爭，而且恐怕我們早就被戰爭拖死啦！

白 面 包

我們的“勝利”集體農莊，在蘇聯只算是一個小集體農莊。全莊共有九十一戶，五百二十二公頃地，其中適宜耕種的土地有二百四十七公頃。我們主要是種穀物。但是我們也有副業生產。我們有八十頭牛、十口豬、三百隻雞、四十箱蜜蜂、五公頃果木園和兩公頃漿果園。

我們的地是交給國營德米特洛夫農業機器站用拖拉機來耕種的。我們自己有些什麼生產工具呢？有四部汽車，五十匹馬，四架打穀機，三架收割機，三架割草機，三架揚穀機，三十五付犁，三十五付耙，還有不同樣式的穀物清潔機。當然，其他各種農具也都是齊全的。

我們的土地是不太好的，它是一種石炭質較多的沙質土壤，加上耕作的方法不好，在成立集體農莊以前我們這兒從來沒有丰收過。但是集體農莊組織起來以後就完全變了樣。根據我們農莊和別的農莊的經驗，

現在我可以這樣說：沒有不能丰收的土地，問題是要懂得土地的性質，懂得種莊稼的道理。現在我們再不是靠天吃飯了。雖然土地還是從前的納斯達辛諾的土地，但是莊稼可長得不一樣。

舉個例子來說吧，在過去，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納斯達辛諾會種出小麥來，人們腦子裏只曉得，在南方烏克蘭一帶才種小麥。在從前，吃白麵包在我們鄉下簡直是像過年一樣。鄉下人談到吃白麵包就說：“這是老爺吃的，咱們只有熬熬。”

成立集體農莊以後，我們听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要克服一切困難把小麥的播種從南方往北方推移。當時很多人都不相信這是可能的。開頭的時候，我們費了很大力氣來說服大家，讓大家相信我們的地裏是可以種小麥的。有人硬說我們種的小麥一定會糜爛和凍死，有人耽心種了小麥會沒有糧食吃。但我們堅決相信了斯大林的話，採用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一切困難進行了鬥爭。結果，我們的地裏不但能夠種小麥，而且一年比一年長得好。一九三九年，我們的小麥還拿到全蘇聯農業展覽會去展覽。拿最近五年的冬小麥產量來看，一九四三年每公頃地收二十五點六公担；一九四七年每公頃地增產到了三十一點四公担。春小麥一九四三年每公頃地收十九點四公担；一九四七年增產到了三十一點五公担。但這並不是增產到頂了，我們還要爭取更多的收成。

我們還努力提高別的農作物的收成。一九四七年，我們在每公頃地裏平均收了三十三公担的冬裸麥；二百一十七公担馬鈴薯（土豆、洋芋）；七百一十五公担白菜；二百八十公担番茄（西紅柿）；三百公担胡蘿蔔；三百公担黃瓜。我們地裏獲得的增產，充分証明了偉大的俄國農業科學家威廉士的話：“沒有不好的地，只有不好的耕作方法。”

講究農業科學技術

在剛開始集體化的幾年中，在我們村裏常常聽到許多新名詞，像“實驗室”呀，“選種”呀，“深耕細作”呀，“改良土壤”呀，等等，當時聽起來很新鮮。現在，所有這些東西都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有時，你會聽到我們這裏的莊稼漢講話，簡直像一個農業專家一樣。在戰爭年代裏，一個出色的農學家達西雅來到了我們農莊。她對我們的幫助非常大，教導我們學習農業科學。如果你不懂得應該在地裏做些什麼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的話，那她是絕對不放過你的。

集體農莊教會了我們講究農業技術。我們農莊裏使用的農業技術有許許多多，但總起來三句話就可以說盡，這就是正確地實行草田輪作制，正確地耕作土壤，和實行嚴格的施肥制度。這三件事中哪一件更重要呢？都一樣地重要。它們都是誰也離不開誰，都是互相有影響的。要想莊稼長得好，三件事都要一齊搞。

為了找到適合我們土地的輪作制，我們做過許多實驗，請教過偉大的農業科學家威廉士。威廉士指出我們實行的八區輪作制不好；根據他的意見，我們改行了九區輪作制。我們還在繼續實驗更好的耕作法。像我們農莊所做的這些科學實驗，單幹戶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是做夢也想像不到的。

俗話說：“地裏的雪愈多，倉裏的糧食就愈多。”每年收了莊稼以後，我們就開始耕地。為了使土裏能保住更多的水分，我們在地裏放上木板、樹枝，在積雪上挖出溝洫。我們在早春耙一次地，同樣也是為了保住水分。全部春季作物的土地，都要耕到二十公分（六市寸）深。

要想收成好，選種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點也不錯。為了挑選最好的品種，我們不斷地做過許多實驗，不斷地改良種子。過去，我們的冬小麥是“莫斯科第二四一一號”品種，這種品種的抗寒力很差，磨出的面粉和裸麥差不多。一九四〇年起，我們改種另一種本地的“德米特洛夫”種小麥，它的抗寒力和防腐能力都強一些。但後來我們改用了更好的“莫斯科四號”種。一九四六年，我們又改用了“五九九號混合種”，它比本地種的小麥的收成差不多要多百分之四十以上。春小麥我們也試過三種品種。

我想特別談一下施肥的問題。我們每年要用一千五百噸糞肥，六百到六百五十公担礦物肥料，兩百噸混

合肥料。但我們認為這還是不夠的。可是重要的不只是量的問題，而首先是如何正確利用肥料的問題。那一种地應該上那种肥，我們也曾經做過多次的實驗。現在，我們做到了使上肥和輪作制很好地配合起來，每一噸肥料都得到了最有效的使用。

有一次，田間工作隊在一塊六公頃的地上上了一整天的糞肥。那天太陽晒着，還有點微風。上的糞很快就乾了。這一年這塊地的收成特別低。這件事給我們一個教訓。此後我們往地裏上肥時，就先把糞肥堆成一些小堆，然後立刻把它搗碎，掩上土。不讓糞肥露在露天裏，這樣，肥料裏的氮素就不會蒸發掉了。

肥料的需要量很大，上那裏弄這麼多的肥料呢？當然，國家供給了我們大批的礦物肥料，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但是我們需要很多有機肥料，因此，積肥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我們立了一條規則，誰積的糞肥多，誰就可以多分得麥稭，多得勞動日。每戶莊員積十車糞，每車糞算四分之一個勞動日；積十五車糞，每車糞算半個勞動日；積二十車糞，每車糞算一個勞動日。這個辦法幫助我們積了很多的糞肥。

發揚民主

要办好集体農莊，必須靠全体莊員一條心，齊心合力地幹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每個莊員都確實感覺到自己是農莊的真正的主人。要想做到這一點，并

不是容易的。首先，要在集体農莊內發揚民主；要善于把集体的利益和莊員個人的利益很好地結合起來；還要大家來訂出很好的規則，又要大家來很好地遵守。

我們是很認真地遵守集体農莊的章程并且注意發揚民主的。凡是經過莊員開會決定的事情，我們都認真地辦到。莊員們看到他們選舉出來的辦事人很努力地完成對國家的義務，愛護集体農莊的財富，保證很高的勞動日報酬，於是莊員們就信任他們，擁護他們。這樣工作就好做了。因此，我們這些領導人和莊員們之間就像一家人一樣。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缺點和錯誤，但是我們能夠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就是我們獲得羣衆信任的原因。

很可惜，有些集体農莊的領導人却不明白這個道理。一九四六年秋天，我接到一個選民的信——因為我是最高蘇維埃代表，他告訴我說：他們的集体農莊搞得不好，農莊主席、隊長和莊員們之間的關係不和睦。看了這封信，我就到那個農莊去，在那裏住了一整天。我實在不能說那個農莊的人不好。他們互相批評很尖銳，特別是對農莊主席。我看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找到毛病在那裏。但最後我聽說有這麼一件事：農莊的一個隊長和兩個莊員到市場去賣種子。工作辦得很圓滿。但事後有一個女莊員在背後議論，說他們是削價賣出的。農莊監察委員會雖然知道了這件事，但並沒有積極去弄明真相。讓閑話流傳了有一年時間。請想想，

像這樣的隊長，得不到自己隊員的信任，那他还怎麼能够領導別人呢？但這個農莊的主席却認為這是小事情。像這樣的領導者，對於莊員的意見不聞不問，當然是不可能把農莊的工作領導好的。

在我們的農莊裏就不是這樣的。不論誰不遵守農莊的規則或破壞勞動紀律，我們都要認真地慎重地來處理。我們要叫違犯紀律的人向農莊管理委員會報告，然後在莊員大會上報告，讓大伙來民主討論。我們對於損害和偷竊公共財富的行為處理得特別認真。集體農莊的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去年就偶然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看守倉庫的人貪污公家的燕麥，被人發現了。我們召集了大會討論他的問題，大伙說，他既然是看守倉庫的人，就知道自己的職責，因此，大伙決定剝奪他參加集體農莊的權利半年。于是他就退出農莊重新單幹了半年，耕地、下種、割草、收割，都是他一個人。處罰的期限滿了，他又重新回到農莊裏來。他向大伙說：“一個人單幹的日子真苦呀！今後，再也不能幹這樣的事了。”

怎樣評工計分

我們農莊的評工計分是採取計件制，按做的工作的件數來計算。誰勞動得多，誰得的報酬就多，這叫做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原則。這個原則是很好的。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在工作中又慢慢摸索出一些好辦法。